

一花一世界：藏传佛教擦擦艺术内涵探赜

屈 波

提 要：擦擦具有丰富的艺术、民俗、宗教内涵。透过它可以窥见佛法的大千世界，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并感受到藏民族的脉动。小小体量的擦擦，以其精而微的艺术表现，开启了一扇通向理解藏民族心灵和藏传佛教奥妙的大门，值得仔细欣赏和深入探讨。

屈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8 级文物学与艺术史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藏传佛教 擦擦艺术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句佛学经典语录广为人知，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亦有诗云“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由此可见，以小窥大的思维，东西方皆然。察微观物象，探大千世界，以此观照藏传佛教擦擦艺术，颇为贴切。擦擦，即脱模泥塑小佛像、小佛塔，其大者不过盈尺，其小者，据学者统计，直径甚至只有 1.5 厘米^①，有的“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三度空间”^②，真可谓一个微观的世界。但其表现内容之广泛，举凡佛陀、高僧、天女、力士、佛塔、经咒，无所不包；品类形制之丰富，例如圆雕、浮雕、素泥、设色、塔形、砖形，格外多样，让人面对它时，不得不感叹，擦擦体量虽小，却构筑了一个气象万千的佛教艺术世界。擦擦艺术，忠实于藏传佛教造像仪轨，体现了藏族人民佛教信仰的虔诚和艺术创造的才智，既是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分析的重要对象，也是研究藏区民俗、宗教的珍贵资料。

关于擦擦的词源，有如下两说：一、擦擦是藏语对梵语的音译，“是起源于印度古代及中世纪中部和北部方言中的一个词汇”^③，意为真相或复制，指一种与佛塔相关的小型脱模泥塑。二、藏区民间有人认为，擦擦是摹拟制作脱模泥塑时所发声响的拟声词。从目前所见文献及考古发现中，证实擦擦是一种外来而非藏区原发的艺术形态，因此，这一说法颇为牵强，但从民俗学角度观察，其词源的这种通俗化解释，正说明其本身流传之广远。

在佛塔内存放小型脱模泥塑的习俗起源于古印度，这种习俗何时传入藏区，尚无定论。有学者以为《藏族王臣记》和《青史》所载的公元三世纪初由印度僧人带至西藏的“旃陀罗玛呢印模”就是擦擦脱模泥塑或擦擦中的小佛塔^④，但苦于缺乏其它文字和实物材料的旁证，其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目前所见最早的擦擦，据说来自吐蕃时期^⑤。后来，在藏文史料中，出现了对公元十一世纪到西藏弘法的印度高僧阿底峡制作擦擦的记载。而汉文史籍中关于擦擦的最早记载已晚至《元史》。《元史》中记八思巴“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⑥。尽管存在

诸多不可确考的内容，擦擦的历史悠久却是毋庸置疑的。千百年来，藏区人民以虔诚的态度和巨大的热情，创造了众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擦擦。

擦擦的形式，按空间呈现方式可分浮雕擦擦、圆雕擦擦，按干燥方式可分风干泥擦、火焙陶擦，按作品色彩可分素泥擦擦、设色擦擦。

浮雕擦擦，用单面凹凸板模具制作，制作时用模具按压泥土而成。按其呈象高低的不同，又可细分为薄肉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擦擦，用凹形模具制作，制作时将有一定韧性的坯泥灌入，经过挤压，脱胎而成。

擦擦胚胎成型后，多采风干方式干燥。制作者将其置于合适的地方自然慢速风干，如夏季置于阴凉通风处，严冬置于温暖阳光下，以避免暴晒和冰冻造成的开裂。其法比较简易。在一些产陶区，部分制作者待擦擦阴干后送入窑中烧制，生产出火焙陶擦，其法稍显复杂。

擦擦阴干后，制作者不再作进一步的色彩处理，让擦擦保持泥土本色，这种擦擦为素泥擦擦。由于各地泥质的差异，素泥擦擦可呈现土黄、土红、赭色、灰白等不同样貌。也有制作者待擦擦阴干后施以色彩，是为设色擦擦，其中还有单色擦擦和多色擦擦之分。

擦擦表现的题材内容，有佛塔、神佛和经文持咒图符。如前所述，佛塔最初是擦擦的存放之所，后来也成为擦擦表现的重要内容。这类擦擦的图案有单塔、三塔、五塔、十塔、十七塔等，组合方式自由，以十七塔最为精美。有的佛塔类擦擦上还模印有经文、持咒、图符等。

神佛类擦擦是擦擦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类。佛陀的端庄，菩萨的慈秀，度母的温柔，护法的威严，高僧的睿智，都在这类擦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类擦擦，造型往往极为复杂，制作者能在方寸之间进行精细入微的表现，人物五官乃至牙齿都历历可见、神采奕奕，衣纹花饰，头冠佩物，莲座雕饰和背景火焰等也都表现得十分精细。如佛像中常见的“一佛二弟子”样式，制作者将佛的庄严慈祥、迦叶的持重、阿难的黠慧表现得十分生动；各式菩萨像，无论坐姿还是立姿，往往都被塑造得婀娜多姿，极富女性魅力；各种护法金刚，则塑造得

威猛雄健，制作者极尽变化之能事，将金刚的动作姿势、表情神态表现得千变万化。总之，神佛类擦擦，造型生动，制作精妙，体现了藏族美术求精、求美、求全、求满的特征，堪称美轮美奂的艺术品。

经文持咒图符类擦擦，表现各种藏传佛教神咒、持咒、铭文等，早期以从梵文《般若波罗蜜多经》上摘录下来的持咒为普遍，后以藏文拼写的“观音六字真言神咒”等为常见。在很小的面积上模印出来的这些文字，依然能清晰可辨。

一枚小小的擦擦，往往体现了丰富的内涵。其形式与内容，均透射出深层的意蕴。擦擦成型，利用模具，表面看来只是为了制作的方便，背后的原因是需求量的巨大，最终极的原因则是藏族同胞佛教信仰的普遍和虔诚。与此同理，风干泥擦数量远多于火焙陶擦，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某地产陶与否，因为即使是在产陶区，火焙陶擦也少。泥擦不易长期保存，故需要反复制作和供奉，这些仪式化动作和仪式场面，延续并强化了民众的信仰。数量在擦擦中占绝对优势的素泥擦擦，其质朴和单纯，也正是藏区佛教信仰全民性的体现。至于少量的设色擦擦，其施色要照一定的宗教仪轨进行，其色彩均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白色象征静善像，红色象征威猛像，佛青表示吉祥神圣，黄色表示高贵典雅等。其五色斑斓的外表，暗喻了佛教的教义。

以神佛作擦擦表现的内容，因其直观、形象和通俗的优势，颇受制作者和信众的欢迎。但另两类擦擦也不应忽视。佛教有“身之塔”、“语之塔”、“意之塔”之分，第一种塔为佛陀、菩萨或大喇嘛的化身，第二种塔为佛教的训教或经文，第三种塔为佛教的基本真谛，从某种意义上说，塔就是佛教的视觉象征符号，因此，从宗教艺术这一角度观察，塔的表现与神佛的表现同等重要。至于经文持咒图符类擦擦，因其表现佛教典籍中最核心和最常用的教义，其以艺术为载体普及佛教的意义同样不容小觑。

形式、内容、意蕴，是一件艺术品由表及里的三个层次。对某些艺术品而言，可能三个层次分界明晰，但对另一些艺术品则不尽然。尤其是宗教艺术，往往形式即内容、形式即意蕴、内容即意蕴，形式和内容的表象与遥深的意涵水乳交融、难以拆解。对擦擦这种宗教艺术品来说，民众对神佛的崇拜和敬仰，对教义的阐释和宣扬，对平安、吉祥与富贵的期盼，在其形式的表现与内容的塑造中，尽显无遗。因此，制作与供奉擦擦，既是创作与展示艺术，也是一种方便的修行法门。这种简单而易行的修行方式，极受广大信众欢迎。

擦擦的制作者，一般为民间工匠或寺院的普通僧侣。因为藏族人民普遍崇信佛教，为了积攒善业功德、禳灾祈福，他们有时也自己动手制作各式擦擦。在擦擦中，还有一种被称为“恰擦”的名擦。“恰”是藏语手的意思，这种擦擦由达赖、班禅大师等大活佛、知名人士亲手制作。尽管在历史上^①和当下擦擦都主要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存在，但一些藏传佛教上层人士参与制作擦擦也不乏其例。通常名擦背面都会工整钐盖名人的印鉴、指纹或标记。

擦擦制作完成后，还必须请活佛高僧念经开光，否则只是普通的工艺品，信众不能用它达到祈福和修行的

目的。其供奉也有一定之规，大致有如下方式，绝不可轻率而为：一是一次性封存于佛塔中或放入佛像内，称为“装藏”。新塑的佛像和新建的佛塔有很大的空间，为了使佛塔达到圆满如法的境地和使佛身具有灵性，一般在佛塔的塔基塔腹和佛像中空的身体内装刻有经文咒语的擦擦。二是放入“擦康”内供奉。擦康，后藏称之为“门塘”，意为为擦擦建的神殿。在放满擦擦之后，再用墙将擦康围起来。擦康一般坐落在大路中央或者交叉路口^②。每天都有信徒围绕其转经祷告。三是直接放置寺院供台或家庭佛龕中供奉。四是堆放于山顶、路口的玛尼堆处，与风马旗、玛尼石刻和经幡一起，受信众的顶礼膜拜。五是将擦擦置放于随身佩带的嘎乌之内，以便随时随地观想礼赞。

以上论及的擦擦，都是有具体物理形态的。还有一类特殊的擦擦，无具体的形态，如风擦、水擦等。藏民认为，用做好的模子对着风一拍，塔或佛的形状就存在于风中，这就是风擦。做风擦通常选在非常重要的日子，如释迦牟尼的诞辰或成佛之日。当天清晨，信徒会早早起来，手拿转经筒，口念六字真言，走到户外，用模具在空中一次次击打，制作一个个风擦。水擦的制作类同风擦，制作者选择重要的日子，到海子边上，在水中制作代表虔诚的水擦。这类擦擦，尽管不以一种具体形态存世，藏民还是认为制作一次就积累了一次功德。另外，据说某些地方还有打“火擦”的习俗，其方法是在旺盛的火焰上反复扣压金属擦擦模具。制作这类擦擦，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是通过信众的亲身参与获得对教义的体悟，通过动作的操练，强化了心灵的信仰。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是一种不在乎结果的行为艺术，重要的是过程和过程中的体验。从宗教艺术的角度，是一种艺术化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化的艺术行为，集观念与实践为一体，融创作与展示为一炉。

“一花一世界”，擦擦这朵藏传佛教艺术之花，具有无比丰富的艺术、民俗、宗教内涵。透过它可以窥见佛法的大千世界，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并感受到藏民族的脉动。小小体量的擦擦，以其精而微的艺术表现，开启了一扇通向理解藏民族心灵和藏传佛教奥妙的大门，值得仔细欣赏和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熊邑）

- ①张鹰：《西藏脱模泥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 ②康·格桑益希：《藏传佛教民间“擦擦”脱模泥塑》，《西藏艺术研究》2004年第1期，第60页。
- ③G·杜齐：《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 ④康·格桑益希：《藏传佛教民间“擦擦”脱模泥塑》，《西藏艺术研究》2004年第1期，第57页。
- ⑤张建林：《擦擦（中国美术全集·西藏雕刻第五卷）》，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 ⑥[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871—2872页。
- ⑦康·格桑益希：《藏族美术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11页。
- ⑧扎雅·诺丹西绕：《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